



人物概叙

世儔以道法事辭分經史為二不知  
尚書載帝王之典春秋紀列國之事  
而太史公之書祖焉經史庸得為二  
乎廼世家列傳常居一史之八九而班  
氏特表古今人物則學者所當錯意



可知已四籍所載人物無慮數十百人  
注疏家略具其氏族里居而事實則  
審鮮述元有周良佐者始別為四書  
人名考盛為臨川吳氏所稱而書不復  
傳近世薛仲常先生復為人物攷薛以  
經學名世乃其書亦既可觀矣余師陳

先生冠冕世族家多藏書而其尊人莊  
靖公博雅好古多購奇籍先生姿允  
夙出既承世業遂能摠括百家含茹  
千載邇者擁臯比授經從質滯義者  
鱗集以其間輯四書人物概若干马上  
自三代之英下及春種之彥名一懸經

無不燦列叙氏族則若游其人鋪事實  
則若履其代於人物何詳臚獻志而  
概之云者則先生所自名也蓋太史  
公獮為知尊孔子而其為仲尼弟子  
傳則以脫略為諸家所擇而是書多  
所是正無論經術即史學可知乃先

生則第欲論世以知其人而已先生方  
赴公車奉天人對異日者當木天藜  
火之任是書且列在學官藏副延英  
之閣寧獨傳家孰為生徒綴屬資哉  
書甫脫藁而書賈購以行世時即不  
能贊春秋之辭而樞衣函丈稍窺命

筆大旨故敢承先生之命而為教

門人沈昌時頓首百拜誤

人物概目錄

卷之一

孔子

子思

曾子

孟子

卷之二

湯

堯

文王

舜

卷之三

桀紂

師尹

孟獻子

卷之四

顏回

子路

大王

王季

武王

周公

哀公

卷之四

有子

子夏

子禽

子貢

孟懿子

樊遲

孟武伯

子游

子張

季康子

季氏

三家

林放

冉有

王孫賈

定公

宰我

管仲

儀封人

卷之五

公冶長

南容

子賤

仲弓

漆雕開

公西赤

申枨

孔文子

子產

晏平仲

臧文仲

令尹子文

崔子

陳文子

季文子

甯武子

伯夷叔齊

微生高

左丘明

卷之六

子桑伯子

原思

閔子騫

伯牛

澹臺滅明

孟之反

祝鮀

宋朝

南子

老彭

衛君

葉公

桓魋

昭公

巫馬期

漆伯

孟敬子

師擊公

禹

五人

十人

婦人

達巷黨人

太宰

琴牢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十哲

顏路

孔鯉

高柴

曾皙

司馬牛

棘子成

齊景公

臯陶

公子荆

南人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

禪

子孫

孟公綽

卞莊子

齊桓公

子糾

伊尹

直躬

高崇

爾

稷

世叔

子西

仲

文子

晉文公

召忽

簡公

蘧伯玉

公伯寮

七人

荷蕢

原壤

史魚

周任

卷之九

陽貨

佛肸

公山弗擾

微子



箕子

比干

接輿

長沮

桀溺

丈人

虞仲

夷逸

朱張

少連

太師摯

亞飯

三飯

四飯

鼓方叔

少師陽

師襄

魯公

八士

孟莊子

叔孫武叔

卷之十

梁惠王

長子 太子申

梁襄王

齊宣王

勾踐

公劉

鄒穆公

魯平公

樂正子

卷之十一

公孫丑

曾西

微仲

賢聖之君六七作

膠鬲

孟賁

北宮黝

七十子

東郭氏

孟仲子

充虞

子贍

子之

管叔

時子

魯穆公

泄柳

申詳

高子

卷之十二

魯平公

滕文公

定公

成颺

公明儀

龍子

神農

益

契

虞人

趙簡子

王良

公孫衍

張儀

周霄

滕更

萬章

宋王偃

曹伯

戴不勝

段干木

飛廉

楊朱

墨翟

匡章

陳仲子

盜跖

卷之十三

離婁

公輸子

師曠

齊景公女

太公

淳于髡

曾元

瞽瞍

逢蒙

庚公之斯

尹公之他

西子

沈猶行

儲子

卷之十四

九男二女

象

共工

驩兜

三苗

鯀

咸丘蒙

丹朱

舜之子

啟

太丁

外丙

仲壬

太甲

癰疽

彌子

顏讎由

司城貞子

陳侯周

百里奚

秦穆公

宮之奇

虞公

卷之十五

五人

樂正

裘牧仲

晉平公

亥唐

易牙

子都

奕秋

趙孟

屋廬子

烏獲

宋榬

公儀子

王豹

縣駒

華周杞梁

五霸

三王

慎子

白圭

傅說

孫叔敖

桃應

孟成括

牧皮

萊朱

散宜生

人物概目錄終

人物概卷之一

孔子

孔逵纂要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去懷妊十一月生

祖逵廣記云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妊十一月而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逵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又云先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金臺友人李中一校

聖生有異質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又云先聖凡四十  
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或作王字  
坐如龍蹲立如鳳峙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耳垂珠連龜脊  
龍形虎掌胼脅參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斗唇淫頭  
隆鼻阜腴堤眉地足雷聲澤腹昌額均頤輔喉駢齒眉有  
一十二采日有二十四理其頂侶唐堯其額侶虞舜其項  
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胸有文曰  
制作定世符今家廟所藏畫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者於  
聖像最真

孝經鉤命訣云仲尼牛脣吐教陳機受度 虎掌是謂威  
射 海口言若蒼澤

路史云予曩閱齊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庫子日生每以是  
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  
史傳記載靡有定確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  
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  
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為庚  
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年四月己丑卒乃敬王之四十  
三年享七十有三齡公羊傳又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  
月庚子孔子生攷之是歲閏申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  
譜及祖述廣記所載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  
七日故林開以為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  
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人

孔子生日

年譜起庚戌盡壬戌

見素王事紀

一歲在魯

二歲在魯

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

四歲在魯是年弟子秦商生

六歲為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是年弟子顏路生

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

九歲在魯是年弟子仲由生

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

十一歲在魯是年弟子漆雕開生

十五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年弟子閔損生

十六歲或曰是歲聖母卒合葬於防

十七歲魯大夫孟懿子與兄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十九歲娶宋开官氏

二十歲仕於魯為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為乘田吏

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

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邾子來朝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

曰吾祖也我知之

二十八歲孔子見邾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猶信

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遂適晉學之是年弟子冉求商瞿  
二梁鱸生

三十歲孔子自謂三十而立是年弟子高柴巫馬施生  
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

三十二歲周景王崩敬王立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  
邑為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  
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三十三歲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  
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  
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

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  
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  
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  
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  
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曰  
劉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  
之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  
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  
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右稷廟有金人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



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  
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殆  
燭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  
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  
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  
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  
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  
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  
歲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  
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  
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二十五歲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  
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  
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  
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

三十六歲在齊聞韶反乎魯是年弟子樊須生

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

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三十九歲在魯是年弟子顏淵澹臺明生

四十歲子曰四十而不惑

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是年弟子公西赤生

四十三歲在陳是年弟子有若生  
四十四歲在魯是年弟子卜商生  
四十五歲在魯是年弟子言偃生  
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欵器焉問於守廟者  
此謂何器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  
虛則欵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  
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  
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  
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  
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是年弟子曾參顏幸生

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  
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  
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  
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舉子此法以治魯國何  
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  
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  
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四十八歲遷司空是年弟子顓孫師生

四十九歲是年弟子宓不齊生

五十歲遷司寇斷獄必平允是年弟子叔仲會冉孺曹卹  
伯虔生

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  
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  
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  
不與焉心達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  
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皆兼有  
之此乃人之奸雄故不可赦也

五十二歲攝相事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將盟齊人加  
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軍二百乘從我者有如此  
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  
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

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  
糝稗用糝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  
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

五十三歲為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麇裘無鞞投之無炭鞞  
之麇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  
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  
法粥六畜者餽偽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  
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  
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五十四歲言於定公墮三都  
五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  
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道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  
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適衛

五十六歲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數匝既而將甲者進  
辭曰吾初以為陽貨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於是

遂解圍

五十九歲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

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居衛月餘去衛適曹

曹人不荅去曹適宋

六十歲自宋適鄭遂至陳

六十一歲自陳適蔡遂適衛

六十二歲在衛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鞅攻范中行氏伐

中牟佛肸叛置鼎於邊不與已者烹之使人召孔子孔

子欲往子路不悅會簡子使人來聘西至河間竇鳴犢

舜華之死於是回車息鄒鄉作鄒操以哀之曰周道衰

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

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

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陟傷予

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

且

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

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又問孔子於子路既而反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篠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為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遇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

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踞齊侯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踞且謔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謔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是歲兵伐陳楚昭王救陳使人來聘陳蔡圍之有荅子路愠見之語孔子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昭王興

山川紀異云黃  
州東百里有孔  
子山相傳孔子  
適楚嘗登山上  
至石州木不

有硯石每兩  
墨水浸出

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  
西曰非楚之福乃止孔子自楚反乎衛

六十四歲在衛

六十六歲夫人开官氏卒

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暮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

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六十八歲在衛季康子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

曰登彼丘陵剝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

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粱甫四連枳

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洟

潺湲然魚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

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修春秋製孝經時

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

公命以席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

也公曰為之柰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禮教

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

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

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

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

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桷俯察

凡筵其器皆存而不觀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味  
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  
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具諸侯  
子孫來往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  
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  
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  
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七十一歲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乃歌曰唐虞世子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  
我心憂歌畢反袂拭面涕淚沾襟作春秋絕筆於獲麟

所感而起所以為終也

七十二歲在魯

七十三歲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

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稟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  
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至  
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  
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  
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崇其文以述作仰其  
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  
宋武帝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繼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

按宣聖之誅數  
處文有不同左  
氏傳哀公十六  
年夏四月巳丑  
孔丘卒公誅之  
曰昊天不弔不  
勅遺一老俾屏  
余一人在位第  
我余在夜嗚呼  
哀哉尼父無自  
律而禮記檀弓  
云魯哀公誅  
孔子曰天不遺  
耆老莫相余位  
焉嗚呼哀哉尼  
父與左氏異而  
史記孔子世家  
左傳所載全

而班氏前漢  
五行志則云孔  
丘卒哀公諱之  
曰昊天不弔不  
勳遺一老俾屏  
余一人又與史  
記異

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

齊武帝詔曰宣尼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

匹感麟厭世緬邈千祀

明帝詔曰仲尼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

靡缺

梁敬帝詔曰夫子降靈體詰經仁緯義允克素王載闡玄

功雖泰山極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

陳後主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道祖述憲章之典並

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

北魏高祖詔曰尼父稟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

道光四海

後周宣帝詔曰孔子載弘儒業式次彝倫至如參贊天人

之理裁成禮樂之務作範百王垂風萬葉

隋煬帝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敷天縱之姿憲章文

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

唐太宗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

人倫資其教義

高宗乾封詔曰宣尼父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想乘桴

以永嘆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

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

玄宗開元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

發揮此道啟迪含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所謂



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不其偉歟於戲  
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  
知矣

宋大中祥符加謚玄聖文宣王制曰道膺上聖體自生知  
玄功侔乎簡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為億載之  
師表 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代稱傑景合乾  
坤明參日月 晉湛方生孔公讚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  
化繫象道映周季 儀禮賈公彥疏云孔子生三月名之  
曰丘至二十冠而字之曰仲尼有兄曰伯居第二則曰仲  
既籍孔子讚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  
書 彙苑曰我山大明 聖祖初定天下遣祭酒孔克堅

展祭於闕里洪武三年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遣  
國子祭酒主祭有御製祭酒誥成化中國子祭酒周弘謨  
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為十二佾舞為八則佾舞與冕服  
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略之典具聖明尊崇之制 上  
從之嘉靖九年 肅皇帝從輔臣張璁議作正孔子祀典  
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  
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  
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皇帝皮弁服行四拜  
禮樂三奏舞六佾而盡去勝國舊樂此已出於作述典禮  
之外至 莊皇帝從禮臣請行幸學之典其奎章宸諭鴻  
儀大賚載在臨雍錄者可觀今 上御寓駕幸太學釋奠

孔子張幄橫經儒臣進講召三氏於闕里賜師生璽書一時風起士類蓋至萬里外靡不借為色澤倚與盛哉

曾子

大戴禮驕作注橋高也  
大戴禮參也中  
夫四德者美哉

史記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家語弟子行云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大戴禮注子輿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不應其命也弟子解云曾參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

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息而供養不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椳三尺轉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說苑公明宣學於曾子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

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莊子  
曰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韓非子曾子  
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  
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  
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  
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  
教也遂烹彘也 論衡云曾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  
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即馳至  
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吾臂呼汝耳 論語  
撰考識云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毋曾子歛襟 鄒  
陽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尸子曰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  
之高卑 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  
梁山操 蘇頲曾子讚百行之極三才以教聖人叙經曾  
氏知孝今謂手足動稱容貌事君事親是則是効 搜神  
記云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汝齧指孔  
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水經注曾子居曲阜  
鳴泉不入城廓 本草云曾子見益母而感 天中記云  
曾參行孝枯井湧泉 漢志儒家曾子十八篇 隋志一  
卷目一卷 書目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  
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  
自修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蓋後人掇出為二卷上卷

修身至事父母下卷制言至天圓 檀弓曾子寢疾病樂  
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  
子曰華而眈大夫之篋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  
曰華而眈大夫之篋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  
能易也元起易篋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  
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  
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  
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大明一統志曾  
子墓在今兗州府嘉祥縣 宋景文公筆記曰曾子年七  
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  
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高似孫子略云曾子見於大戴禮

篇為四十九為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  
固後人掇拾以為之者歟劉中壘父子秦漢七略已不能  
致辯於斯况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言有曰尊其  
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又  
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  
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  
善聞則無聞矣質之吾日三省吾身何其辭費耶予讀先  
太史史記注七十二弟子傳參字子輿晉灼讀音如宋昌  
驂乘之參因併及之

子思

闕里誌云孔伋字子思逮事孔子而受業於曾子蓋顏子

按西京雜記昔  
魯有兩曾參南  
曾參殺人見捕  
人以告北曾參  
母然則子輿為  
此曾參矣

蚤卒聖道傳於曾子曾子傳於子思子思傳於孟子其學  
獨得其宗子思嘗著書四十九篇 又云魯繆公欲以為  
國相時臣皆世襲淫寵相傾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為相而  
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且告繆公曰吾聞君子猶  
鳥也疑之則舉矣乃遠衛值懸子問禮焉曾申問曰何以  
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  
已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於是在衛緼袍無裏三旬九  
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後反于魯教授其徒數  
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今  
兩存之塋先聖墓南生子白 孔叢子夫子閒居喟然而  
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

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曰伋於進膳亟聞  
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  
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  
廢業其克昌乎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  
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  
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  
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  
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  
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  
者相好于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  
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

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兩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等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兩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縱縑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

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頤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拆臂望視或禿髀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荅

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  
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  
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  
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  
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韓非  
子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  
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  
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  
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  
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說苑子思居於衛緼祀無表  
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

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  
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矣與不如遺  
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李簫遠曰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  
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  
漢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 沈約曰禮記中庸表記坊記  
緇衣皆取子思子 關里志云子思墓在宣聖墓南相去  
數十步

孟子

史記列傳云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今索隱曰王  
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

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宋莊綽鷄肋編云趙岐謂孟軻字則未聞而李翰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云未嘗有劉孝標亦云子輿用臧倉之訴五臣注為孟軻字也。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誠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遠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

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孟氏譜云孟子之父激公宜母仇氏或云李氏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云。孟子未生時母夢神人乘雲板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間巷皆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卿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



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蓋婦人之禮精五飯寡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孔叢子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頽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

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說苑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法言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漢伍被傳孟

子曰紂貴為天子不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義矣非  
死之日天去之也 鹽鐵論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  
而人不思之耳 顏氏家訓孟子曰圖影失形 梁史孟  
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拾遺錄  
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中庸精舍記云鄒人相傳  
孟子故宅在縣東隅其一前臨因利溝南揖文賢岡泗川  
擁抱好事者築曝書臺其間則昔日固有廬舍又縣治東  
隙地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於此 三遷志云孟母  
斷機桐在鄒縣城東南隅曝書臺西東去子思書院僅百  
步 文選東方曼倩曰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良註曰  
言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周成王師也 留青日  
札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夏四月一日生即今之二月  
赧王二十六年春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年八十  
四歲 安陽集孟子贊云昔周公之哀仲尼已矣戰國相  
圖唯利之喜諸子紛紛乘弊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荆棘其  
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吭仁義吾齒芟楊剪墨路平如  
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唯先文公盛道其靈存而醇者孟  
氏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之比嗚呼賢  
哉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家無人矣君有人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主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不齊地名桀復請湯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我將去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為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

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徙言下必順上所以教治也湯出見野張

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於泰卷陶中

鬻作誥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河圖云契後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金樓子云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尚書中候云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

於洛黃魚雙躍出濟於壇化為黑王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之尚書璇璣鈴曰湯受金符帝錄白狼銜鉤入殷朝呂氏春秋云湯王為天子夏人大悅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晦一變肆親鄰如夏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故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大荒西經云成湯伐夏桀於童山克之注童山名大沙或云沙丘新書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遮而就火之光於室也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

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  
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  
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  
也行之孔演圖云湯地七十里內懷聖明白虎戲朝其  
終白虎在野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維坼川竭煎沙爛  
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  
疾耶苞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  
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皇覽曰湯冢在方陰亳縣北  
東鄩去州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  
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紫行水災因行湯冢  
劉向曰殷湯無葬處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

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

文王

周本紀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  
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  
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  
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  
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  
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患  
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  
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  
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

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  
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  
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  
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祗取辱  
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  
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  
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  
而作豐邑自岐下而遷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  
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  
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  
十年而崩謚為文王 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

十尺有四乳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  
酒旗布思舒明 雜書靈聽云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高長  
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 晉語胥臣曰昔者太任娠文王  
不變少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  
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於  
大妣比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  
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  
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  
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  
也 韓非子曰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  
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

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文王伐崇至鳳黃虺鞮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亢倉子曰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温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龔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席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啟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汲冢周書曰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商主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曰助余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 又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而廣惠不為驕侈不為恭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為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魏陳王曹植文王贊曰於赫聖德寔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



加虞芮傍暨西方王業克昭武嗣遂光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也

堯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

史記帝紀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元和郡縣志云堯先居唐後居陶丘故曰陶唐氏白虎通曰謂之堯者何堯猶堯堯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風俗通曰堯者高也餘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帝堯碑云其先出自媿隗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於常羊慶都交之生伊堯不與凡等龍顏日角眉八彩謖自侯伯游於玄河龍龜負銜

投鈴授與然後受命詩含神霧云慶都以赤龍合昏生

赤帝伊祈堯金三輔舊事云堯母字慶都配高辛氏而生

堯因主人伊長孺為姓謂之伊大戴禮曰聰明密微其

言不式其德不回尚書璇璣鈴云帝堯煥炳隆興可觀

曰載曰車曰軒曰冠曰冕作此車服以賜有功尚書中

候云堯即政七十載德政清平比隆伏羲鳳凰巢阿閣景

星出翼軫朱草生郊嘉禾滋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修壇

河洛榮光出河休氣四塞述異記云堯為仁君一日十

瑞宮中芻化為禾鳳凰止於遮神龍見於宮沼曆草生堦

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萋蒲生厨景星耀於天甘露

降於地是為十瑞典術云聖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

降精於漣為薤感百陰而為昌蒲故吳氏本草昌蒲名曰  
堯薤 六韜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綉  
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  
樂弗聽也宮垣屋室弗聖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  
之蓋弗剪齊也黻衣絺履不弊不更為也滋味重累弗食  
也溫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時  
削心約志從事於無為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  
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  
父母 管子曰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  
之所以為猶金之在爐恣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  
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

而已矣 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四子王倪齧舜  
缺披衣許由

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

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

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荀子曰帝堯之治天下也蓋

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

此之謂也 韓非子曰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剪采椽

不斷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

服養不虧於此矣 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劔其地

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  
淮南子曰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  
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斲不斲  
素題不斲珍怪竒異人之所羨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  
羹文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  
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  
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 堯戒曰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 賈子新書帝堯曰吾  
存心於先古說苑作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  
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  
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

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

也說苑載河間獻王之言同符子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坐於華殿

之上面雙閃之下君之恭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殿

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樞扉之內霏焉而雲生於牖

雖面雙關無異乎崔巍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壑

之繁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前漢谷永傳曰堯遭洪

水之灾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垂畔之難

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 後漢黃瓊傳曰唐堯以德化

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

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 又即顛傳曰昔唐堯在上群

龍為用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 拾遺記

曰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  
形又獲金壁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  
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彞倫攸叙乃命大禹疏川瀦澤有吳  
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翔之類自相馴擾堯在位  
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游於藪澤梟鷂逃於絕漠  
有祗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鷄  
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翻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  
群惡不能為害餽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  
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  
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  
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為鷄於牖上此之

遺像也古今樂錄云堯郊天地祭神示在坐御曾誨堯曰  
洪水方至為害而子救之堯乃作歌故琴譜堯有神人暢  
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  
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福皇覽  
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壠山於呂氏  
春秋曰堯葬穀林郭生述征記云成陽城東南九里有  
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  
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  
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路史云  
堯之冢在濟陰成陽漢宣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堯於  
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在濮之雷澤東南而王充乃云葬

雋墓如漢世遠  
郡園陵與蒼梧  
舜墓之類非實  
葬所山海經

云堯葬秋山之陽  
鄴善長亦以為非

崇山墨子則謂北教八狄道死南已之市而葬瑩山之陰  
蓋儀墓爾 路史發揮云放勳重華文命昔之人或以為  
名而堯及舜禹在昔俱以為謚解有以為名者曰否皆名  
也謚不出於古書傳雖云謚出黃帝然實出於周公世有  
謚法輒悉文致堯舜禹湯桀紂之類而羸入之夫堯舜禹  
之為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棄汝契是  
果名也若以為謚則弁契垂益夔契一皆為謚而後可有  
鰥在下曰虞舜是豈鰥而在下已有謚乎昔魏罔訴謂魏  
君曰吾所賢者堯舜而堯舜名是古未嘗以為謚也然則  
其說謬於漢儒可知矣孟子曰放勳乃徂落居原曰嗟重  
華之不可迕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侯亦曰文命德盛俊

又在官而朱草生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為無所本矣

舜謚法曰仁聖  
盛明曰舜

劉耽呂梁碑云舜祖慕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  
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產舜 世本云有虞氏姚姓 世紀  
云因瞳子名重華 真源云字仲華 春秋孔演圖云舜  
目四童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富昌 詩含神霧云握  
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虛 孝經援神契云舜手握  
褒龍顏大口注握褒者手兆如褒字喻從勞苦受褒飾致  
大祥也 洛書靈準聽云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摧懷  
神珠注謂衡有骨表如日懷珠論有明信推讀如錘言能  
平輕重 又云舜受終鳳凰儀黃龍感朱草生莫莢滋

春秋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 瑞應圖云舜時有三足  
鳥金車見於遼即山車也 書大傳成王問周公舜何人  
也曰其政好生而惡殺 春秋繁露云舜形體大上而圓  
首長於天文純於孝慈 大戴禮云寬裕溫良敏敦知時  
而好學又云畏天愛民恤遠親近睿明通智為天下主  
白虎通曰謂之舜者何舜猶舜僂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  
之 風俗通云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之緒  
也 公孫尼子云舜牧羊於潢陽堯舉之以為天子 公  
孫弘云牧羊於潢河 千寶云舜耕歷山獲玉曆於河際  
之巖知天命之在巳體道不倦 莊子云舜有羶行百姓  
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

素越絕則舜又  
有兄矣尸子亦  
云事親養兄為  
天下法

據此則舜復有  
女弟矣

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越絕書云舜親父假母  
父頑毋嚚兄狂弟敖舜求為變心易志瞽瞍欲殺舜未嘗  
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 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  
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 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  
之人生姚丘 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  
路史注世傳瞽瞍與象每欲殺舜其妹嫫首每為之解  
許氏說文云或作畫嫫一音畫也嫫又或作擊一作繫列  
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  
都三徙成國四方之士歸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  
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  
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嬪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又曰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水風  
食於膏火飯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滿焉  
螻蟻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 又曰  
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舜受天下於堯亦顏色不變知  
天下無損益於已也夫何為哉 又曰務成昭之教舜曰  
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  
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又曰舜之陶也不能利其巷  
南面而治天下則蠻夷蒙福 荀子堯問於舜曰我欲致  
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  
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  
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 韓詩外傳曰

昔者舜甑盆無糲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  
而農不以力獲罪麇衣而蠶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  
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  
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 賈子新書帝舜曰吾盡吾敬  
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  
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 呂氏春秋曰舜之  
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  
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  
之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  
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

卷之二十一  
舜本紀  
舜本紀  
舜本紀

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 左傳季文子曰舜臣堯賓於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構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同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  
相去四凶也 漢志云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  
區宇判山河而攷疆域冀北創幽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  
號 後漢李固傳曰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  
於墻食則覩堯於羹 貞觀政要魏徵疏曰人君之理莫  
大於道德教化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  
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 皇甫謐云舜以堯  
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  
即真百歲癸卯崩 墨子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  
林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 異苑云衡陽山九疑  
山皆有舜祠每一修理祀祭潔敬至則聞弦歌之聲 述  
異記云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  
葬於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帝舜都鄙門古宮存  
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 湘水去岍三  
十里許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堯  
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協淚下沾竹竹文上  
為之班班然 潛夫論曰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於  
幽室也前燭既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  
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得而致太平之  
功也



桀紂

諡法賊人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

荀子曰古者桀紂長巨姦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  
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僂後世言者則必稽  
焉越絕書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  
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牽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  
虛困其士民以為湏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  
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為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  
賈子曰紂自謂天王桀自謂天父大戴禮曰桀紂妖替  
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幼風是御曆失制攝提失方邦  
大無紀玉瑞不行不告朔於諸侯尸子曰桀紂欲長樂  
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

海之鯨禍天下厚矣 纏子曰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厨人

紂熊蹯不熟而殺厨人 宋張鑑曰桀誅諫而星孛紂耽

荒而致彗 夏本紀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帝桀之

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

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

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

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論語陰禧讖曰庚子之旦

金板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霄王禽宋均曰謂殺闕龍之

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

見禽也 尚書帝命驗期云桀失玉鏡用其噬虎注玉鏡

謂清明之道噬虎謂其暴虐 孝經援神契曰后偷任威

折其玉斗失其金椎注后桀也偷苟且自奉也玉斗者渾儀金椎言國之寶紀年云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無子焉斲其名於荇華之玉荇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天下顛恐干辛任威國人大崩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乃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湯曰桀迷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民心積怨皆曰上天不恤夏命其卒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往視曠夏聽於末嬉之言以告湯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犧括地志云廬州樂縣有巢湖即尚書成湯伐桀放於南巢

者也淮南子曰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

巢之山而桀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

之紂帝紂資難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

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

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

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

之錢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贊曰鹿臺今在朝而歌城中括地志云鹿臺在衛縣西南二十里

盈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鄒誕生云鉅大橋器名也紂厚賦稅

故因器而益收狗馬奇物充伋宮室益廣沙丘多取野獸

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括地志云

酒池在衛州衛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

縣西二十三里

怖史記作啼字  
相近而義異

刑有炮烙之法。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二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淮南子曰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天下同心而苦之。帝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又云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論語比考識曰殷惑妲己王馬走宋均曰玉馬喻賢臣奔去也。韓非子曰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劍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羨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袒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圍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

象箸以知天下之禍。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為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論衡曰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其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

深寰宇記絳縣  
璇臺瑣室在城  
南門夏桀造

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晏子春秋曰夏之衰也其  
王桀作璇室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呂氏春秋曰夏  
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  
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  
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  
守法之臣自歸於商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  
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  
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妫已為政賞罰無方不  
用法或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韓非  
子曰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  
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

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  
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法苑珠林云帝辛之時有雀  
生鳥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  
不修善政殷國遂亡。揚升菴云辛甲為商紂太史七十  
五諫而去其後周人封之著書一篇其事不傳見於漢書  
藝文志其後代有辛有見左傳。晏子春秋曰夏桀  
不師尹曰州以人故曰身對國限必樂身樂身必哀也因

詩傳曰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  
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又曰本

舅犯一作咎犯

檀弓鄭玄注曰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晉語里

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  
作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鉢導也重耳告舅犯  
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  
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喜怒哀樂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  
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  
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  
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  
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刻刻銘也也不可  
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  
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  
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檀

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  
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  
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  
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  
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  
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  
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  
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子重耳夫  
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  
而不私則遠利也左傳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以璧授  
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

檀弓趙文子曰  
見利不顧其君  
其仁不足稱也  
鄭玄注謂父與

文公辟難至將  
友國無安君之  
心及河授壁詐  
請亡要君以利  
是也

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  
白水投其壁於河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  
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  
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  
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  
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  
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  
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  
而霸文之教也 說苑云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  
於咎犯咎犯對曰服君之義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

淮南子曰夫咎  
犯戰勝城濮而  
雍季無尺寸之  
功然而雍季先  
賞而咎犯後存  
者其言有貴者  
也故義者天下  
之所賞也

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  
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  
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  
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  
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  
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彗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  
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  
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  
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  
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

善苑厄言云晉  
文公之舅狐偃  
為上卿稱咎犯  
其孫平公以咎  
犯恭治國晉蓋  
有兩咎犯也

戎我舍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  
子羔可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  
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  
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孟獻子

檀弓鄭玄注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左傳宣公九年春王  
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成公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  
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襄公三年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

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周禮九拜一曰稽首孟獻子

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四年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

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顧固事君也無失官命鄆

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註鄆小國魯請使鄆屬魯助出貢賦七年夏

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

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

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襄公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

且尋盟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

氏曰孟獻  
子此各於既耕  
而卜蓋不知天  
之不欲其僭也

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 劉向新序  
云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徒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  
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  
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  
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  
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春秋  
列傳曰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  
之 檀弓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  
加於人一等矣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  
也讀賜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孔穎達疏此一節論喪  
不貪利之事孟獻子 然既具購布有餘其家臣司

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購主人之泉  
布也謂四方購者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也  
時人皆貪獻子之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  
遜志齋集孟獻子贊云魯號多士槩乎有文穆穆獻子  
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密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  
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鷄豚不畜  
富盡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為才我懷夫子莫知  
我哀 貢備餘談云初穆伯娶聲已生文伯又奔莒娶莒  
女生二子穆伯卒于外二子來歸文伯之子孟獻子甚愛  
二叔聞於國人或譖之曰二叔將殺子獻子以告二叔曰  
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



死於是二叔皆死嗚呼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二叔但當感泣論辨以明其心而已何至自殺其身以中讒夫之計哉獻子聞譖而告人有所疑也二叔聞言而就死有所歎也皆內不足者也

人物概卷之二

人物概卷之三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中庸

顏回

仲尼弟子列傳曰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陋巷志云按孔子年譜周景王二十四年即魯昭公二

十一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顏子生少孔

子三十歲伯魚十一歲周敬王二十七年即魯哀公二年

戊申是年顏子二十九歲髮白又三年辛亥年三十二歲

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顏子卒葬魯城東防山南

娶宋戴氏生子歆又云顏氏世為魯國卿大夫孔子門達

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家語弟子解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弟子行云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衎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莊子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謔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

暴人之所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軌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音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思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闔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

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  
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足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  
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  
以陽為克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按人之所感  
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  
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  
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  
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  
之為徒也孽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不敢為邪

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與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  
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  
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  
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  
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  
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  
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曰敢問心齋仲尼  
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  
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  
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

也未始有田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  
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  
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  
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  
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  
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  
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  
戲几遠之所行然而况散焉者乎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

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  
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  
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

顏回曰墮隳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

而後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

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梗短者

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

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

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

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

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翫

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

人物紀 卷之三

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壇陸浮之江湖食  
之鱸秋鮓由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  
以夫說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  
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醉聞之相與還而觀  
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  
條達而福持 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  
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  
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  
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

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  
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  
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  
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  
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  
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  
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  
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  
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  
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  
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

摩論仲尼曰四  
也見新交臂非  
故註意謂時時  
見新交臂之頃  
非故而可守

人物誌 卷之三

淨名疏云新新  
生滅交臂已謝  
豈待白首然後  
為變哉  
循木云唐肆固  
蓄馬之慶而豈  
常有馬哉詩云  
中唐有覽注中  
唐為庭中路蓋  
賣馬之肆庭中  
有路以便馬之  
出入也漢書建  
章宮西有唐中  
數十里楊雄羽  
獵賦序云甘露  
零其漙醴泉流  
其唐班固西都  
賦前唐中而後  
大液皆此唐字  
○淮南子孔子  
謂顏回曰吾服  
汝也危而汝服

於我也亦忘雖  
然汝雖忘乎吾  
猶有不忘者存  
孔子知其知木

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  
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  
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  
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  
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  
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  
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立誦之久矣今於  
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說苑云顏回將西游問於孔  
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眾

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  
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  
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  
乃謀不亦晚乎 後漢郎顛傳曰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翰林雜事抄云漢武帝謂東方朔曰孔子顏淵之道德可  
勝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檀  
弓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家  
語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  
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  
施不有竿也 述異記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縣  
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士人云顏回手植 晉夏侯湛顏子

贊曰知彰知微體深研幾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賸因滯  
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希 晉戴逵顏回贊曰神道  
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人誰憐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  
契彼玄迹冥若影響 晉孫楚顏回贊曰束身勵行宗事  
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魏高貴卿公顏子論曰心不  
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罔有不喻  
叙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慙懃至於  
此者聖人嘉美良才之効也

子路

弟子列傳曰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  
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鷄佩犴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

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嘗曰自吾  
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弟子解云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  
事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違於變通仕衛為大  
夫遇蒯瞶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  
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 弟子行云不畏強禦不侮矜  
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  
之以文 矜與鯁同 論衡曰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 世  
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  
誦讀之聲搖鷄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聖賢之耳惡至甚矣  
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闢導誘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  
卒能政事列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矣 荀

子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家語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而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

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袞冕而執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政不難矣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死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



思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信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信則信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信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違而不犯於義 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殮之孔子聞之使子貢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殮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殮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

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殮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殮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說苑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抱朴子曰昔仲由冠雞帶狔震珥鳴蟬

杖劍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  
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論語  
隱義云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黷者當師曰子路入  
耶曰然黷從城上下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為師邪為君  
邪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黷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黷開  
城欲捉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黷不能前謂曰畏子之  
目顛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黷遂殺家語子路與子羔  
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  
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馬夫子哭之於庭中有人弔  
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  
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師覺授孝子傳云仲子崔  
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難衛人狐鷹時守門  
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  
行鷹子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頃後日於城  
西決戰其日鷹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 太王

周本紀云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復修后  
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  
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  
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  
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  
為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及它旁國

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百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詩疏曰以在豳為公故曰豳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太王亶父名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亶父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太王亶父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太王亶父曰與之耆老曰吾不為社稷乎太王亶父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亶父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

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東修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淮南子曰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吳越春秋云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 王季

史記曰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詩皇矣篇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鄭箋云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克善於兄弟恭伯乃厚明

以紀年之謫而  
休文復附和之  
何好異也

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泰伯以讓為功美  
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受祿無喪奄有  
四方鄭箋云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維此王季帝度其

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鄭箋云德正

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毛

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擇善而從曰比順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

子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

十里五十駮馬十四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

文丁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之戎敗績四年周公季歷伐余

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歷伐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

季歷沈約注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

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因而死因謂文丁殺歷又曰執王

季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

皇甫謐曰王季葬鄠縣之南山

武王

竹書紀年注周武王名發駢齒望羊伐紂至於孟津八百

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武王不從及紂殺比干囚

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

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

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烏烏銜穀

馬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告

也遂東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周德既隆

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曰名蒿室既有天下遂都於鎬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武寤解王赫奮烈

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言士卒應王之奮烈視高城若平地若化恐怖也

約期於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於牧野將戰先薄天地也王

食無疆王不食言定宗言當赦其罪人定其宗主不食言也尹氏八士太師

三公咸作有續神無不饗羣臣言皆謀立功而神明享其禱王克配天合

於四海惟乃永寧德合四表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陣於

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

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奔內登於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

於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

姓咸侯於郊群實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荅拜

先入適王所乃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

之以黃鉞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

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乃出場于厥軍

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陳常車周

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泰顛闕天皆執輕呂以奏

王王入即位於社大卒之左群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

叔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逸笑曰殷末孫受德

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明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

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

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

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

晉孔泉云武王以不殺為仁無緣德也傳誠之多此大言之

三巫乃命閔天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於軍乃珥武王遂征四方凡憇國九十有九國也惡也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敬者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

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馬於機為銘馬於鑑為銘馬於盟盤為銘馬於楹為銘馬於杖為銘馬於帶為銘馬於履屨為銘馬於觴豆為銘馬於戶為銘馬於牖為銘馬於劔為銘馬於弓為銘馬於矛為銘馬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邇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哈也哈也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

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念壹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慍慍則逃無求醉飽自杖而已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慙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慙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袍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呂氏春秋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輦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封

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輦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懼倏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然後濟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服饗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

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乎一虜對曰此則妖也  
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  
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  
貴其言也越絕書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  
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  
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  
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  
子去之剗姪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  
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  
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樂稽耀嘉曰武王承  
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

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

鬱搖  
喜貌

說苑武王將伐紂

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  
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  
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被害  
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  
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  
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  
義者為殘失其民者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何攻天子乎  
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  
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  
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





史記世家曰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  
考篤仁異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  
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  
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  
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於天及殷民釋箕子之  
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  
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  
不就封留佐武王 竹書紀年云武王十四年王有疾周  
文公禱於壇墀作金縢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  
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周公誥諸侯於皇門秋周文公  
出居于東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邺以叛秋大雷電

以風王逆周文公於郊遂伐殷七年周公復政於王甲子  
周文公誥多士於成周遂城東都十年周文公出居于豐  
十一年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於周文公二十一年  
周文公薨於豐二十二年癸周文公於畢沈約註武王沒  
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堯莢生  
乃與成王觀於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俟至於日昃榮光並  
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坐之而去禮於  
洛亦知之玄龜青龍蒼光止於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  
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隨甲而去其言自周公  
訖於秦漢盛衰之符 作維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  
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王

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鎬建於岐周也葬維周公立相天子三

叔及般東徐奄及熊盈畔周公召公內拜父兄外撫諸侯

九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般大

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絰而卒乃囚蔡叔於

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

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及將致政乃作大

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於

洛水地因於刺山以為天下之大湊郭郭也繫因皆連接也湊會也制郊

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大縣城方王城

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

事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乃設丘兆於南郊以

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受命於周乃建大

社於周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

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

以為土封故曰受則大於周室乃位五官大廟宗宮考宮

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玷說苑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

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

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

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

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周公踐天

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

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

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  
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  
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  
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  
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是以近者親之遠  
者安之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  
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  
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  
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小事  
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  
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

乎周公悅念有頃不對王滿生籍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  
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鬻子昔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  
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聖王之戒也 越絕書曰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  
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  
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  
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  
巡狩於邊一年大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  
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  
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

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墨子云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 荀子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信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揆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藉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難周

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藉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子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客有道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子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

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劓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不可乎遂選馬而進朝食於咸幕宿於百泉旦厭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貽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斬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後漢紀華嶠曰孔子稱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

社中也

哀公

左傳杜注曰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敬王二十八年即位謚法恭仁短折曰哀史記世家曰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

索隱曰系本將亦作蔣

哀公八年吳為鄒伐魯

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田常弒其君簡公于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遠齊齊歸我侵地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哀公作難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

案子貢言哀公  
不沒於魯而史  
記稱哀公自越  
歸卒於有山氏  
歸於有山氏而  
不歸國事未可  
信也

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  
氏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  
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 皇甫謐曰哀公元甲辰  
終庚午 蘇子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  
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  
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  
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詢未能收民而舉兵  
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  
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  
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  
道何如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

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與  
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左傳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  
一人以在位熒熒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  
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  
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  
也君兩失之 檀弓孺子贛之喪註魯哀公哀公欲設撥  
撥可撥引輶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  
顏柳曰天子龍輶而棹幃輶殯車也畫轅為龍幃覆也殯  
輶以諸侯輶而設幃輶不為榆沈故設撥以水沈榆白皮  
輶於引三臣者廢輶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

馬 悼公之母死

母哀公之妾

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

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變妾文

也過非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

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

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

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而

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

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說苑田

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

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豹不見夫雞乎頭戴冠

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取聞者勇也見食相呼仁

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曰淪而食之何

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

鼈啄君荇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

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

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善其言為

遂去之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

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

悔其後何可復得 三朝記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

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 劉向別

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為記凡七篇





景文公曰此  
皆問野人語  
耳觀孟子書則  
始嘗謀之後弗  
克奉安有撤坐  
之論乎

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  
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  
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  
告於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  
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  
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  
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史記仲尼弟子  
列傳云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  
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  
進問曰昔者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

意林玉露葉水  
心曰有若尚劫  
案何况他人余  
謂吳師歷魯魯

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  
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  
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嘿  
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檀弓曰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鄭玄注云譏其早也禮既祥白  
屨無紉縞冠素紕 孔穎達疏云此明除喪失禮之事蓋  
是疑辭錄記之人傳聞有子既祥而絲屨未知審否意以  
為實故云若既祥而絲屨以組為絲也 左傳吳伐魯師  
次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達卒  
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

亡無日有若視  
父母之邦陷危  
如此義氣所激  
願與宵攻之列  
誠因是而死得  
死所矣豈不賢  
于子路之死乎  
小心以爲叔寒  
過矣

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注微虎魯大夫欲乘夜攻  
吳之次舍幕連謂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於七百人中  
終得三百人卒終也有若與在三百人中 荀子云有子  
惡卧而焯掌 韓非子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  
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  
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  
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柰何乎故有術而御之  
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  
身雖瘁懼猶未有益 齊竟陵王頌曰有子刺掌修名立  
桓範世要論云有若好卧則刺其掌 宋咸淳三年升  
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詆有若不當

非而升子張

子夏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

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弟子行云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

弟子解云卜商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

不私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

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

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

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

畢見夫子夫子問之何為子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如

按檀弓所記與此畧同第以子夏之事為子張而以閔子之事為子夏殊不可

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也 論語摘輔象曰子夏握正是謂受相

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悛

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荀子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

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說苑子

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斜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

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

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

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尸子子夏曰君子

漸於饑寒而志不僻鎡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何休曰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必焚書故

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卿授申公 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

堰城縣北水經注云其山岍壁五嵯堯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

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

子禽

檀弓注云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 陳子車歿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既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子貢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

楊升菴云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哉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

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貨殖傳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士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令連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弟子解云子貢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誣其辯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於齊 論語摘輔

秦耳 通鑑外  
紀曰戰國之時  
齊魯交兵者數  
矣不被伐安能  
存哉田氏弱齊  
一當吳兵安能  
亂哉吳不脩越  
而亡勝齊安能  
破哉四卿擅權  
晉以衰弱修兵  
休卒安能強哉  
越從吳伐齊滅  
吳乃強此安能  
伯哉十年之中  
魯齊晉未嘗有  
變吳越不為是  
而存亡遷之言  
華而少實哉

相曰子夏山濶斗統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  
相也故子貢至孝顏淵至仁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謂子  
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  
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  
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  
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  
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  
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  
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  
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  
說苑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

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  
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  
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子貢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  
綽子貢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貢曰人問乎已  
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觀而不  
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  
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貢叅偶則載  
五偶則下 論衡曰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  
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以子貢知孔子三年  
乃定世儒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 文衡劉定之曰

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辭耳

孟懿子謚法溫柔賢善曰懿

左傳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

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

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

敬叔師事仲尼春秋列傳曰昭公三十二年懿子會諸

侯之大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及邾子盟於核六年與季桓

子圍鄆八年復與桓子使衛十年與叔孫圍郈仲由之議

隨三都也叔孫氏隨卽季氏隨費將隨成公歛處父謂懿

曰隨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

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隨故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

懿子伐邾邾人以漸東并沂西田為賂遂與叔孫武叔盟

邾子於句繹十四年懿子卒子洩立是為孟武伯

樊遲

弟子解云樊須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于季氏仲尼弟

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左傳哀公十一

年春齊師伐我及清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

弱子有曰就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回師不

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

從之師入齊軍

孟武伯謚法剛強直理曰武

孟武伯

馬融注云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名左傳哀

公十七年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

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

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清之役孟孺子洩

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為右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

賢於邠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孔叢

子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

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

伯將執之訪於孔子孔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

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

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左傳魯哀公至自越郭重僕

孟武伯惡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也能無肥乎公與

大夫始有惡

子游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

歲子游既以受業為武城宰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

偃冢蓋吳郡人為是也弟子解云子游少孔子三十五

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遠衛與

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弟子行云先成其慮

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安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

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論語摘輔象曰子游握文是謂敏士檀弓曾子襲裘

而弔子游禭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

於禮者如之何其禭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

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

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

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罷於

牀鄭注云時失之也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

以禮許人注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

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

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

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微情謂節哭踊與物謂哀經之制徑行謂哭踊無節

夫服無制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注作猶斯

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州辟斯踊矣品節斯

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

故制絞衾設婁襲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

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

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

訾也常熟志先賢子游祠在邑治東北一里三十步見

廬氏郡志宋慶元三年令孫應時建于學講堂之東文公

朱子撰祠記國朝令唐禮重修以范文正公陪祀成化

二十三年巡按御史胡漢改建于學之東市民地以益之

旁為夾室別為二門以出表其坊曰吳公祠 吳地記言  
偃宅有井邑志云在縣治北一百九十步號墨井井旁有  
浣衣石故物也輿地志謂蕭梁時失之 李滄溟子游祠  
堂記云文學於吳自子游始子游既學於中國歸而南北  
之學立

子張

史記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 弟子解  
云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  
從容自負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弟子行云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

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  
與百姓則仁也 呂氏春秋曰子張魯之郇家學於孔子為  
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  
學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  
日其庶幾乎鄭玄注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已志也死  
之言漸也事卒為終消盡為漸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  
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 子張之喪公  
明儀為志焉 志亦謂 褚幕丹質 以丹布幕為褚幕 蟻結四  
隅畫諸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 殷士也 學於孔子  
錯蚘蟬也殷之蟻結似今蚘文畫 韓詩外傳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  
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

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閭閻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  
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  
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  
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新序子張見魯哀  
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  
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  
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  
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  
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  
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  
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

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季康子

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  
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

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  
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  
取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其國  
語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  
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顛有聞於主對曰  
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  
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于舅姑者

也 又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王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注亦借宋王者之後

季氏

馬融注曰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刑曷疏曰按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故

知桓子也

家語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

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

焉

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見不得退而望魯

龜山作龜山操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

魯世家定公八

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遠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注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 疏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輕公重已故大夫遂怨

邢疏曰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為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庶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也

林放

博物策會叙兗州人物云林放問禮識其本也商瞿受易得其傳也

冉有

仲尼弟子傳冉求字子有鄭玄曰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

氏宰弟子解云冉求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

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弟子行云

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

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

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左傳哀公

十一年春齊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

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氏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

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

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

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夫不列於諸侯矣季氏使從於朝侯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冉求自稱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是役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史記冉有為季氏將帥與齊於即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又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

王孫賈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注言衛小將軟涉佗注按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

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  
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縶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  
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  
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  
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  
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呂氏春  
秋衛靈公寒鑿池王孫賈奏曰君衣狐裘而坐熊席四陬  
有火民衣穿不補履缺不直君不寒民寒矣公善之

定公

諡法安民  
大慮曰定

左傳注曰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  
即位 穀梁傳曰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

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魯世家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  
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季  
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  
於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  
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  
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  
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  
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  
女樂孔子去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

索隱曰系  
本將亦作

蔣

宰我

弟子解云子我有口才以言語著名論語摘輔象曰宰我握戶是謂守道大戴禮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田闕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子由古史云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

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說苑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攻之遂殘宰我王廙宰我贊云翩翩宰我首名言語志表義章英辭風譽容齊續筆云史記稱宰我為齊臨淄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辨之以為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



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曰常陰取死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毀於中適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大明一統志云宰我墓在今兗州府曲阜縣

重管仲

史記列傳云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少時常與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

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疆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為侈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也然孔子小之

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晉書張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  
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玷皆鮑不為  
呂氏春秋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  
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  
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  
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桓  
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  
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拳膠其目盛之以  
鷄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  
繫以犧豭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

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取以告于  
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  
令而出管子治齊國齊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  
國得管子者鮑叔也 貨殖傳曰齊中哀管子修之設輕  
重九府則桓公以霸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  
國之君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  
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  
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  
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  
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  
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

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殍而無憂色非  
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我也  
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  
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  
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則死則  
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  
由汝不知也 莊子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  
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  
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察廉善士也其於不  
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

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  
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  
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括地  
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 文  
苑英華李華管敬仲贊曰小白圖霸尊周服楚聿求仁智  
扶我此舉叔牙知人拔管於魯一言而合爰制師旅布命  
諸侯威行九上東髮右衽遷乎一朝邢婦衛存楚貢苞茅  
懸車北討山戎遁逃三歸備職不足累德七子仕楚後人  
霑臆 元結管仲論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  
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邪彼

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畎  
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  
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  
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子由古史云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遠庶爭立桓公不得葬幸  
而不亾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  
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為齊大夫  
塞門反玷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  
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  
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  
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媮取一時之欲而僥  
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子知將有嫡庶之  
禍遂與桓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嫡庶之分素  
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  
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 儀封人

國名紀云儀封人儀之封人也注衛邑今開封府東明西  
北二十里有儀城通志氏族畧云儀氏衛大夫儀封人  
之後徐大夫儀楚陳大夫儀行父望出晉陽大明一統  
志云開封府蘭陽縣有儀城即封人見孔子處

人物概卷之四  
公冶長  
仲尼弟子列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家語云魯人名  
甚范甯云字子芝  
弟子解云公冶長為人能忍耻  
海  
錄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留青日札云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  
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  
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彿子長如其言

人物概卷之五

論語  
公冶長  
仲尼弟子列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家語云魯人名  
甚范甯云字子芝  
弟子解云公冶長為人能忍耻  
海  
錄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留青日札云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  
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  
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彿子長如其言

論語  
公冶長  
仲尼弟子列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家語云魯人名  
甚范甯云字子芝  
弟子解云公冶長為人能忍耻  
海  
錄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留青日札云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  
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  
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彿子長如其言

論語  
公冶長  
仲尼弟子列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家語云魯人名  
甚范甯云字子芝  
弟子解云公冶長為人能忍耻  
海  
錄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留青日札云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  
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  
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彿子長如其言

論語  
公冶長  
仲尼弟子列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家語云魯人名  
甚范甯云字子芝  
弟子解云公冶長為人能忍耻  
海  
錄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留青日札云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  
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  
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彿子長如其言

論語  
公冶長  
仲尼弟子列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家語云魯人名  
甚范甯云字子芝  
弟子解云公冶長為人能忍耻  
海  
錄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留青日札云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  
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  
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彿子長如其言

論語  
公冶長  
仲尼弟子列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家語云魯人名  
甚范甯云字子芝  
弟子解云公冶長為人能忍耻  
海  
錄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留青日札云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  
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  
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彿子長如其言

論語  
公冶長  
仲尼弟子列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家語云魯人名  
甚范甯云字子芝  
弟子解云公冶長為人能忍耻  
海  
錄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留青日札云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  
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  
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彿子長如其言

論語  
公冶長  
仲尼弟子列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家語云魯人名  
甚范甯云字子芝  
弟子解云公冶長為人能忍耻  
海  
錄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留青日札云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  
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  
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彿子長如其言

論語  
公冶長  
仲尼弟子列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家語云魯人名  
甚范甯云字子芝  
弟子解云公冶長為人能忍耻  
海  
錄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留青日札云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  
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  
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彿子長如其言

論語  
公冶長  
仲尼弟子列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家語云魯人名  
甚范甯云字子芝  
弟子解云公冶長為人能忍耻  
海  
錄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留青日札云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  
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  
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彿子長如其言

海錄所載據謂  
出論語注疏而  
注疏無有也豈  
今本削于刑昌  
氏之手者耶  
角音標

道旃璩言曰公冶長縲紲之困謂識鳥語所致選詩三荆菴同林四鳥悲異林解為孔類問對云今鳥聲似向所見人母子生離悲泣之聲知將異林與牛鳴知哀其三犧禽有禽言獸有獸言信矣無譚學則侏儒莫辨奚擇于禽獸也吳城北有冶長涇比歲居民鑿井得石焉題曰公冶長之墓夫治長滅明不首

丘齊魯顧並葬於吳何也豈其言氏馬依遂僑居不返邪則彼堂益于諸城那邑間者幾虛塚耳

往山中果得犬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跡之得其角乃以為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為之白於魯君亦不解也於是嘆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澤山旁當亟禦之勿彷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弗信也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治辭不受蓋耻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 唐沈佺期燕詩云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災 白樂天烏鶴詩序云余非治長不能通其意 論語摘 輔象曰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道 張華曰公冶長墓在

城陽姑幕城東南 大明一統志云公冶長墓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南容

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 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縮

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 弟

子解云南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 弟子行云

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

南宮縮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讀史訂疑云

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

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

之子仲孫閱論語注遽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

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縮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  
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  
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  
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  
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  
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  
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  
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宮皦然二人矣 檀弓  
云南宮縮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毋從從爾爾  
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禮疏云南宮縮之  
妻之姑之喪者之並是語辭也南宮縮妻姑喪謂夫之母  
也 是以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髻法集注云從從高  
也扈扈廣也言爾髻莊華反不可太高不可太廣又教以笄  
總之法笄即簪也

### 子賤

仲尼弟子列傳云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賤  
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  
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  
矣 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東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  
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  
伏古來通字誤為宓明矣 弟子解云子賤少孔子四十  
九歲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揚升菴集云陽  
喬魚名不釣而  
來喻士之不招  
而至者也其魚  
之形則未詳按  
荀子曰鱈者浮  
陽之魚也唐文  
粹定子賤廟碑  
云豈意陽鱈化  
而為鱈喬徒魚  
為鱈字義乃全

孔子謂定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  
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卹諸孤  
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  
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十一人孔子曰父  
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  
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  
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  
嘆曰其大者乃如此乎有矣 說苑孔子見子賤曰自子  
之任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  
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  
雖少鬻<sub>上</sub>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

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  
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 又云定子賤為單父宰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  
曰車驅之車驅之夫楊書之所謂楊喬者至矣於是至單  
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賈太傅新書云  
定子治單父於是齊人攻魯過單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  
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  
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定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  
孫聞之怒使人讓定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  
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定子蹇然曰  
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



之麥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  
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漢志儒家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又景子三篇說宓  
子語似其弟子 瑯琊漫抄云子賤墓在壽州南 賈至  
處子賤碑頌云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  
於仁殷其如雷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  
觀夫為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弔訓之以悌  
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佚  
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  
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間君之政暇何其遠哉 遂作頌  
曰鳴琴湯湯處子之堂清靜無為邑人以康澆風化淳霸

俗致王誰謂陽鱗革而為魴皤皤黃髮或師或友芄芄麥  
苗不稂不莠齊師已郤魯俗斯阜

仲弓

史記弟子傳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也 弟子行云在  
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  
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  
然後稱怒焉 論語摘輔象曰仲弓鈎文在手是謂知

漆雕開

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 弟子解云  
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  
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 韓非子儒分為八

有漆雕氏之儒 漢志儒家有漆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  
雕啟後 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  
哉 姓源珠璣云漆南昌宮音漆雕開之後其先居雍州  
漆水故氏後漆沈為魯相世為青州河北人 通志氏族  
略云古有漆沈為魯相或云即漆雕開 李滄溟天中書  
院碑頌云仲尼遷於蔡者三歲而於是邦也才得弟子三  
人亦六藝微辭道統大業其人如此之難也乃漆雕氏卒  
以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至今稱焉至家語序列曹  
邠秦開之徒亦聞於世乃獨使開也仕何哉苟斯未信又  
何說乎余悲孔子之意去魯十有四年既不得一仕世主  
得漆雕氏効大業無窮時何不說乎由此觀之漆雕氏所  
信在此不在彼明矣漆雕氏之諺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  
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雖世主以為廉即所事若  
夫子者不得一仕於世主矣則有傳禮為道哉吾黨小子  
耳是漆雕氏之教也

公西赤

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  
二歲云有容儀可使為行人者 弟子解公西赤少孔子  
四十二歲閒賓主之儀 弟子行云齊莊而能肅志通好  
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  
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  
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

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違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  
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淮南子齊俗訓曰公西華之養  
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  
也 禮記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  
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施夏也孔疏云孔子之喪公西赤  
以飾棺崇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  
是以素為楮楮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  
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  
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  
長尋之旒此則夏禮也 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  
也

申棖

包咸曰申棖魯人 困學紀聞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  
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  
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  
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  
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又  
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  
攷論語釋文也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棖之棠蓋與棖即  
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牒亦作牒檟亦作檟鎗亦作鎗六  
字並音鎗皆諧聲字也棖亦音棖本作穀亦諧聲字可見  
棠亦音棖史記有申黨無申棠信譌也

季本氏曰文子嘗以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為孔子所稱不宜歸倫敗禮如此觀疾適宋良向雖則必悖逆之臣而不可以奪妻逐出之罪誣如文子也 抱雍集云使疾出其妻而妻之一夫也惡其如二妻而奪之二夫也既又以之妻于遺三夫也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疾不可以再娶孔媪獨可以再醮乎于他人可也醮于其夫之弟可也孔媪

不辭而夫其叔太叔遺不辭而娶其嫂人道昏而為禽獸矣又何誅焉

孔文子

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烏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子產

史記列傳云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擊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鄭世家云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 按傳子產公子發之子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 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擊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 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 注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 上下有服 注公卿大夫

田有封洫

注封疆也 洫溝也

廬井有伍

注廬舍也 夫為井使五家相保

大人之

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楮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棄

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韓非子鄭子產晨出過東

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聞遣吏執而

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

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

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說苑子產

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

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

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

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梁冀別傳云子產治鄭蒺藜不生

鷓臬不至 晉書郭誦禱鄭子產祠云君昔相鄭惡鳥不

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 天中記云鄭子產善事毋奉命

勿死

卷之五

紫子產為相人  
名其所居里為  
相里蓋其後因  
以為氏高僧傳  
云云臆說耳

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  
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唐高僧傳云昔子產初生執拳而  
出啟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氏焉 韓詩稱子產卒鄭  
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 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  
鄭城外大冢是也 冥報記云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俗  
姓相里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 文苑英華李華子  
產贊荆王晉侯虐我小邦南則荆侵北則晉攻捄首捄尾  
踣不能起當災獲濯國氏之子孤明內斷頌興諒止入陳  
事周權禮並理諸侯新睦霸主悅喜遺愛不忘我行漆水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  
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

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  
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  
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  
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  
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  
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  
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  
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  
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  
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邪不然何其  
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

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  
職者當觀法焉

晏平仲

諡法治而無青曰平

古今姓纂云晏桓子名弱齊公族也生嬰字平仲晏父戎  
晏父釐並其族也 劉向晏子春秋序云晏子名嬰諡平  
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  
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  
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  
脇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  
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誣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  
親親外能厚賚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

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  
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  
此重之 家語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  
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  
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史記孔子世家魯亂孔子適齊  
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  
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  
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  
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  
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說苑晏子侍於

景公朝寒請進熟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晏子春秋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字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

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棄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



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字也 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  
 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  
 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  
 賤是時也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履賤公愀  
 然改容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  
 安縣屬高密國 括地志云齊晏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  
 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

里

臧文仲

謚法道德博聞曰文

包咸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 邢昺疏案世本

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則

辰是公子彊曾孫也彊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

故姓曰臧也 家語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

無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

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

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

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左傳仲尼曰臧文仲其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闕 塞闕陽之屬凡六闕 妾織蒲三

孔叢子闢子文  
生於淫而不害  
其為令尹

不仁也作虛器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祀爰居三不知也孔疏曰魯臣多矣而獨譏文仲者以文仲執國之政有大知之名為不知之事故特譏之

令尹子文

左傳初若敖娶於邾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邾淫於邾子之女生子文焉邾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邾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為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家語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

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擇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楚策莫敖子華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

淮南子說林訓曰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

素自古叛臣未有不首足異處者蓋首朝懸董齊夕燎與崔子之尸市豈非千秋永鑑哉

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潛夫論楚鬪文子三為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  
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  
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于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  
白帖云辱且不驚老氏之戒已而無愠于文之賢

新序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  
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  
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  
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  
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國策齊崔杼之妻姜莊公通之崔

杼師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  
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  
立其弟景公 左傳崔氏之亂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  
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  
柩於是得之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  
也

陳文子文子魯大夫季孫文子文子魯大夫季孫文子

春秋列傳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  
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  
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  
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

人物紀原卷之五

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公卒伐晉而還盧蒲癸王  
何將攻慶封也文子謂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季文子謚法道德博聞曰文

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左傳曰季文

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

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預

云所謂文子三思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

有定其此之謂乎有土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

子曰知懼如是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

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

者也麤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語言順

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

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

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公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

子行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

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

旋因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

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

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

朱氏曰宣公以  
篡得國而行父  
不討顧乃逐一  
昔僕歷數其罪  
而不少假借是  
托莒僕以劫持  
宣公也彼宣公  
果人也固宜羞  
愧汗下無措躬  
之所矣真氏  
曰行父歷數莒  
僕之罪當矣而  
不知襄仲之惡  
近在目前而不  
能正反與之先  
後如齊以求昏  
與會焉是陷身

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於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如乘仲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巢鏡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去鳥雀為能而曰此舜功二十之一也道不可西也

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放在九刑不忌行父還觀昔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若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此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居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舜有大功三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之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

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說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河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仁山金氏曰季文子緹襄仲殺適立庶於是躡宣公之短黜莒僕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位其後宣公患其

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  
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

不甯武子謚法剛彊直理曰武

邢疏案春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曰衛甯武子  
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  
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杜元凱注云此其愚不可  
及也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  
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用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劉甯子職納橐籥焉注甯  
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已職橐衣囊籥也言其  
忠至所慮者深疏甯俞親以衣食為已職者慮君饑渴且

防醜毒也晉侯使醫衍醜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醜不

苑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鼓王許之秋乃釋衛

侯注雙玉曰鼓唐子西愚齋記曰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

者也高棅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所

謂亦維斯辰者也

伯夷叔齊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

邢昺疏業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  
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孤竹北方之遠  
國名地里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論

語讖云伯夷叔齊義遜龍舉家語孔子曰不克不忌不

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莊子曰若伯夷叔齊者其

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  
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呂氏春秋曰昔周之將興也有士  
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  
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  
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  
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  
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  
之相視而笑曰嘻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  
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  
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

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  
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  
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  
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  
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  
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  
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  
也 韓非子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  
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  
文選注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有  
婦人謂之曰子不食周粟何食周之草木遂餓而死 文

粹柳識弔夷齊文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  
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線兮胡顏一叱  
兮忘饑若有謂兮於巖之闕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  
昔夷羊在牧殷網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孽王  
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婦而八百會  
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  
施俾申美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  
刃不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  
蘇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于嗟先生逃將奚臻雖忤時  
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路史  
云西伯薨武急伐商夷齊叩諫不及義棄祿北之首陽上

俾摩子難之逮聞淑媛之言遂摘薇終焉譙史攷云夷

齊采薇有婦人難之故劉孝標有夷齊斃媛之言而黃庭

堅謂無餓死之事烈士傳云夷齊之諫周公曰義士王

欲以為左相去之王摩子往難之遂不食類林以為棄

薇不食有白鹿乳之留青日北云孤竹君墨台音眉台

見孔叢子注一作默台見路史名初字子朝見韓詩外傳

孤竹國名即觚竹北海之孤山是也太史公伯夷傳曰伯

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不知孤竹君有三子曰伯夷

名允一名元字公信乃元子曰伯遼名憑乃中子曰叔齊

名致字公遠一作智字公達乃嫡子或曰夷齊謚也畧見

春秋少陽篇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見吾衍間



居錄初欲立夷不可初薨夷齊偕巽去之北海之瀕於是  
立憑或曰憑夷齊之弟一曰異毋弟見烈士傳漢光和无  
年柳城岬壞遼守虞翻夢人曰予伯夷之弟孤竹君之子  
遼海見漂旦徃視之有浮棺尸絳衣露冠者葬之宋允符  
三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而仲遼則無傳故  
世罕知之後墨台氏辟難改為墨氏又改為怡氏故其後  
有怡寬從漢樅陽侯竹晏報怨不改姓加二作竺以存夷  
齊是也又齊太公之祖亦名伯夷 王肅喪服要記云五  
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饑  
故作五穀囊 滄螺集伯夷叔齊贊曰嗚呼士難取者義  
也難全者仁也難執者信也捨千乘之國去為匹夫好名

之人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仁蒙袂輯屨不食嗟來仁  
者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信伯夷叔齊吾於讓國得其  
義於諫伐得其仁於同死得其信世稱伯夷多不及叔齊  
猶稱太伯而不及仲雍余以謂非也為伯夷易為叔齊難  
夷之為齊不能從顧且柰何夷能使齊同已齊能使夷同  
志吁難矣哉吾悲二人兄弟之為真異氣而同心者與故  
為贊以明之棄家如遺棄國如徒併棄其身如蛻泥滓孤  
竹之生首陽之死萬古清風噫二人耳

微生高

孔注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 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徐幹中論云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

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

左丘明

孔注曰左丘明魯太史

班固曰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

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

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

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

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

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

傳是以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劉歆曰左丘明好惡

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

其詳畧不同也

盧植奏事云丘明之傳本模春秋博物

盡變囊括古今表裏人事

魏畧云鍾繇不好公羊而好

左氏以左氏為太官厨公羊為賣餅家

北堂書抄云左

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淵

桓譚新論

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

新唐書啖助傳助愛公穀

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

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

乖刺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

氏便傳著丘明非也 劉知幾曰蓋左氏之義有三長按

春秋昭二年朝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

史臣譏其憑私  
意決又元城語  
錄云啖助謂左  
丘明非春秋左  
氏其妄意穿鑿  
乃至如此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摠群書至如禱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呂大圭曰宋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于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耻之丘

亦耻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亦一證也 陳傳良曰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丘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 咸平集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為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丘

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聖教也尹  
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

人物概卷之五

人物概卷之六

枝指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論語

子桑伯子

王肅注曰伯子書傳無見焉 邢昺疏云子桑伯子當是

一人故此注及下包氏皆唯言伯子而已鄭以左傳秦有

公孫枝字子桑則以此為秦大夫恐非 文選離騷曰桑

扈羸行 王逸曰桑扈隱士也去衣羸袒效夷也 莊子

子輿與子桑為友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往

食之 說苑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

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

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子曰雍之言然仲子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子之言也

王原思曰山子書軒無良馬

高士傳云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

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頌云原生匱盈室侵風雨薄炊絰旬彫裘歷紀友賜榮華駢駢萃止聞剖病貧終身含耻 弟子解云原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孫綽原憲讚云原憲玄默冰清玉粹志逸九霄身安陋術

閔子騫

史記弟子列傳云閔損字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弟子解云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

孝馬 孝子傳云閔子騫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代絮  
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淮南子齊俗訓曰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授琴而彈其絃  
是也其聲切切而哀 家語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  
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  
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  
已 尸子云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  
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  
王之言勝故肥 韓詩外傳云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  
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  
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切磋以孝

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象旃相隨心又  
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  
之教寔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  
見羽蓋龍旂旃象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漢桓寬曰曾參閔子無鄉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 新  
唐書世系表騫氏出自孔子弟子閔損字子騫其孫文以  
王父字為氏後漢質帝時有騫宏字弘伯避地允吾為金  
城別駕封金城侯子孫因家焉

伯牛

史記弟子傳曰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 弟子解云冉  
耕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白虎通曰冉伯

俞琰席上腐談  
云有自中原來  
者云北方有牛  
王廟畫百牛於  
壁而牛王居其  
中間為何人乃  
得伯牛鳴呼亦  
瀆甚矣

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 淮南子曰顏回季路子夏冉伯  
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天死季路薤於衛子夏失明冉  
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 劉孝標曰顏  
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濟注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  
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采苜傷夫有惡  
疾也詩云采采芣苢言采之芣苢臭惡草傷君子有惡  
疾道不通也 班孟堅幽通賦曰卑治裏而外凋兮張脩  
爆傳而內逼聿中和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銑注曰凡  
死不壽終而死曰不得也 廣弘明集云箕稱享用五福  
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七十  
之上有不秀之容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歎

### 澹臺滅明

左傳吳伐魯從武城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國人懼注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子羽父與犯  
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既吳人盟而還 史記弟子傳云澹  
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  
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名施乎諸侯孔  
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是亦弟子也 弟子行  
云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  
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耻之  
天也中之矣 弟子解云澹臺滅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嘗  
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

韓非子曰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  
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  
處久而智不充其辨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  
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論語摘輔象曰澹臺滅明岐掌是  
謂正直 抱朴子曰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  
形骸 博物志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  
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鮫皆死  
既渡三投璧於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又澹臺  
子羽子溺水必欲葬之滅明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  
鼈何讎遂使葬 大明一統志云景州故城縣有澹臺故  
居鄒縣有澹臺滅明墓 長洲縣志云周澹臺滅明宅在

寶帶橋之西相傳宅陷為湖因名澹臺湖 又云澹臺滅  
明墓在澹臺湖傍 藝苑卮言云入水戮蛟人知有周處  
而不知有澹臺子羽荆欂飛菑丘訢 李滄溟子游祠堂  
記云子羽渡江吳多劍術之士

### 孟之反

杜預曰之側孟氏族字反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  
及清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子側後入以  
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 祝鮀 宋朝

邢昺疏鄭玄注曰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者春秋  
定四年會於召陵盟於臯鼬左傳曰將會衛子行敬子言



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是祝鮀即子魚也傳又曰及臯馳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文多不載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是時世貴之也云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者按定十四年左傳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杜注云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是朝為宋之美人而善淫也

南子

杜預曰南子宋女也左傳曰太子蒯聵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

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杜注曰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豨喻宋朝艾老也典畧曰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耳拜環珮之聲璆然列女傳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奔宋靈公薨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聵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

定

老彭

大戴禮云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  
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 邢昺疏云老  
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  
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  
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鏗音剪一云即老子也  
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  
是彭祖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  
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楊雄蜀本紀云魚鳧津  
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 太平廣記云彭祖者姓鏗諱

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  
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為  
事王聞之以為大夫常稱疾閒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  
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  
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為 姓源珠璣  
云彭祖歷夏殷八百餘年號武夷君孔子謂老彭 列仙  
傳云彭祖姓鏗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  
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  
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 仙苑編珠莊子疏云堯封於  
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列仙傳云歷夏經殷七百六  
十歲而不衰老後西遊之流沙不知其終也故羅隱碑文

云水運降靈始分輝於玄帝仙源故祚乃龔慶於彭墟星  
辰浮濮渚之陽雲鶴度游沙之境也 真仙通鑑趙次公  
云徐州彭城縣以彭祖得名寰宇記云今墓此故邑號大  
彭廬山名賢傳云彭鏗曾過彭蠡之濱造其名嶽今廬山  
是也 升菴集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  
王逸楚辭注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莊子注  
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杖晚而唾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  
凡數十晚取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冷  
雲母連山畫不見蟠桃結子時 龜山集或問曰說者謂  
老彭乃老氏與彭錢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  
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

之不作可也 賴鄉記曰老子祠在賴鄉曲仁里譙城西  
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時教化學仙故處也 漢桓帝修建  
屋宇為老子廟廟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舊生宅也  
杜道堅老子註云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  
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  
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  
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晉陸機論衡太子  
衛君 禮異錄斷七十且氏別於西平漢書之雅少聞之  
鄭玄曰衛君者謂輒也 史記衛世家云靈公遊於郊令  
子鄆僕鄆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鄆曰  
我將立若為後鄆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

公卒夫人命子郚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郚曰亡人太子  
蒯瞶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  
左傳哀二年夏衛靈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為太子君命  
也對曰郚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郚必聞之且  
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  
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絕八人哀經偽自  
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  
曼姑帥師圍戚杜注曰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  
使為兵首孔疏曰如公羊之言則輒義可以距父圍戚不  
為不義而杜言曼姑知其不義則輒不合距父意與公羊  
異者據左傳公子郚讓國不受然後立輒然則輒之立也

以周禮無適子則立適孫緣是以得立非有靈公之命使  
立之也為輒之義自可讓而不受以己是適孫緣有可立  
之勢貪國以距父耳非有靈公之命天子之勅使之距蒯  
瞶也論語說此事云夫子不為也孔子意不助輒明是輒  
為不義左傳哀公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  
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  
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  
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  
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  
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  
於何有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

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葉公

古今姓纂云楚沈尹成生諸梁字子高食菜於葉因氏焉姓源珠璣云沈諸梁字子高食邑於葉僭稱公不知孔子聖人故問子路子路不對後知乃自責有責沈文氏族略云葉氏舊音攝後世與木葉同音楚策云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于杜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光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于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荀子曰葉

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風俗通義曰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尹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

而立祠 大駕北還錄云昆陽蓋古葉地又舊縣基有葉  
公問政遺跡 子由古史云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  
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  
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為令尹以行楚  
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  
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國  
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昔孔子去衛磐桓陳蔡之間六年  
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  
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  
子使聖人之効不見於當世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  
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

謂龍也

桓雅

世本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眇眇即向巢也雅是  
巢之弟故云向戌孫也 古今姓纂云宋桓公子向父肸  
肸孫向戌為左師子孫氏馬向雅宋司馬向戌之曾孫  
家語孔子在宋見桓雅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  
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  
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下葬  
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為之哉 左  
傳曰衛太叔疾出奔臣於宋向雅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  
公求珠雅不與由是得罪 蘇子瞻游桓山記云元豐二

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  
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  
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歎曰禮  
也季武子之喪魯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唯以為  
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  
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况於  
椁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唯而無知也余  
雖鼓琴而歌可也使唯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  
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  
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  
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闕而

亦蓋西登桓山  
云山不甚峻  
巔而下中有石  
室可容數十人  
蓋桓司馬所為  
石椁處也其龜  
龍麟鳳隱起之  
形今不可觀矣  
豈歲久滑泐故  
邪

去 留青日札云宋桓魋石槨在彭城北六里山下山臨  
泗水槨乃青石有龜龍麟鳳隱起之形三年不成故孔子  
曰蔡欲速朽

昭公

左傳注昭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於齊  
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於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  
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  
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定儀也不可謂禮禮  
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  
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

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韓非子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不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晏子春秋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

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矣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吳太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感精符云魯昭公時白雉啣環入注雉之為言弟也喻昭公弟為季氏入為君也家語云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訃於諸侯孔子既致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



仕而往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  
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本云魯昭公作弁

### 巫馬期

史記云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弟子解云巫馬  
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  
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兩具敢問何以  
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以此知之史以為有若事說苑云宓子賤治單父禫鳴琴身不  
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  
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

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  
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  
任其教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  
猶未至也

### 泰伯

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  
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  
及昌於是太伯二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

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

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  
餘家立為吳大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  
范甯解論語

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  
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  
先闕爾 符子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傳曰太王  
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  
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為能貴乎  
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梁陸雲公太伯碑畧曰志輕天下  
慈深萬物脫屣岐山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  
載成重以仲雍 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  
思遠千載遺 羊洋致足觀也昔蒼州遁迹箕山辭  
位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而  
能舍玉輿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得而稱焉

陸長源辨疑志  
云吳閭門外有  
恭伯廟往來舟  
船求賽者常溢  
謂廟東又有一  
宅中有塑像云  
是恭伯三郎巫  
祝云若得福請  
恭伯買牛造華  
蓋其如恭伯也  
天下以讓而遠  
勾吳豈有顧一  
牛一蓋而為人  
致福哉又按太  
伯傳太伯無嗣  
工弟仲雍太伯  
三郎不知何出  
邪

晉孫盛周恭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恭伯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為託採藥而行  
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  
隱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既失之  
而肅亦未為得也玄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  
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  
讓隱也蓋太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一事耳斷髮之言  
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  
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太伯玄覽棄周太  
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  
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為已後是其深思遠防令

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其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長洲縣志云吳自泰伯築城于梅里城周三里二百步外廓三百餘里號為勾吳

### 孟敬子

檀弓云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注敬子武伯之子名捷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以臣禮事君者四方皆知之矣勉強食粥而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真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違禮而食食也應氏曰季子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 師摯

李善文選注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年表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閔睢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 禹

帝王世紀云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於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漏首戴鈞鈴胷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

身長九尺二寸長於西羌其父既放降在疋庶有聖德夢  
自洗於河四嶽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為司空繼鯀治  
水乃勞身涉野不重徑尺之壁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  
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又納禮  
賢人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堯美其績乃賜姓姒氏封為  
夏伯故謂之伯禹天下宗之謂之大禹年百歲崩于會稽  
因葬會稽山陰縣之南今山上有禹冢井祠下有群鳥芸  
田 孝經鈎命訣云命星貫昂脩紀夢接生禹 開山圖  
榮氏注云女狄莫及石紐上下泉中得月精如鷄子愛而  
吞之遂孕十四月生夏禹 元和郡縣志云禹汶山廣柔  
人生於石紐村其地名剗見坪 留青日札云禹六月六

日生今以是日祭祀 青城記云禹生於石紐起於龍冢  
龍冢江源岷山也有禹廟山上廟平八十畝每朔望池自  
漏繼有水給千口禹所遺也 春秋繁露云足胝疾行先  
左隨以右上易林云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徵詣王遠拜治  
水土 尚書中候云禹自臨河河精授河圖注云謂括地  
象也 王子晉云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澤九澤豐植九  
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禮含文嘉曰禹卑宮  
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服 春秋元命苞  
曰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尚書璇  
璣鈐云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賜  
佩 初學記云河圖曰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

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難 呂氏春秋曰禹東至搏木之  
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之所播天之山鳥谷青丘之  
鄉黑齒之國南至交趾孫樸續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  
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  
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  
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大戎之國夸父之野禹  
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  
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冶益  
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  
新書曰夫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朝會禹親服之是以禹  
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禹親見之是以禹一皆知其體

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  
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  
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  
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拾遺記云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  
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  
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末九鼎咸震皆應  
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禹盡力溝洫  
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  
使者也龜額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  
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

為界此之遺冢也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  
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矢而進有獸狀如豕  
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  
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為人形皆着玄衣又  
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  
板之上 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禹受於玄  
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  
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半而民不夭禹乃克三苗而神民  
不違四方歸之闢地以王 又云禹生嶠石 吳越春秋  
云禹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  
號曰宛委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

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  
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  
玄夷蒼水使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  
書者齋於黃帝嶽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  
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按金簡  
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行到名山大  
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  
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  
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  
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因娶塗山謂之  
女嬌禹行使六車赤東西暨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

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  
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  
何為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為我用龍曳尾舍  
舟而去南到計于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  
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  
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  
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踰赤  
岍北過寒谷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舜崩禪位命禹禹讓  
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  
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  
棄我何之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

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史記註禹到大越  
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方群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  
斬以示眾

五人

留青日札云舜有臣五人曰禹稷契臯陶伯益是也荀子  
曰禹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為輔呂氏春秋曰禹得陶化益  
真成橫革之交五人化益世本宋衷注伯益也真成即直  
成也

十人

書疏云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  
公榮公大顛大顛直生南宮括是也

婦人或曰

列女傳曰太姒者武王之母也後有嬖姒之女仁而明道  
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大任  
旦夕勤勞以造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  
文母理陰道以治內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  
發次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  
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輔季載太姒  
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辟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  
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帝王世紀云武王妃太公之  
女曰邑姜脩教於內生太子誦

達巷黨人

案婦人一作婦人  
指膠鬲

董仲舒曰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云項橐  
也 新序云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 國策甘羅曰夫項  
橐生七歲為孔子師 圖經云橐魯人十歲而亡時人尸  
而祝之號小兒神

太宰

鄭注曰太宰是吳太宰嚭也 邢疏云當時惟吳宋二國  
上大夫稱太宰諸國雖有太宰非上大夫故曰或吳或宋  
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太宰嚭也以左傳知之 而左傳公會  
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  
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  
要之寡君以 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巳若猶可改日盟何

勿就



益今吾子曰以盟者可尋也亦不寒也乃不尋盟衛  
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爰監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  
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  
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  
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子貢曰子  
合諸侯而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或者難以霸乎太宰  
嚮說乃舍衛侯 說苑子貢見太宰嚮嚮問曰孔子何如  
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  
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太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曰  
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  
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嚮曰然則子有

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越絕書曰越王殺太宰嚮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  
吳之世

### 琴牢

弟子解云琴牢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  
曰非義也 左傳云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  
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 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玉海云三  
友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通志氏族畧云牢氏仲尼弟  
子琴牢之後以王人名為氏漢中書僕射牢梁石顯前漢  
儒林傳有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